

那片 蔚蓝色

蒋牧童
著

《花火》动情试读

糙汉前刑警 × 冷淡心理医生

穿越森林，跨越生死。

——这一生，忠于祖国，忠于警队，忠于你。



继《应许你欢喜》
数次加印后
畅销书作者 蒋牧童
都市甜宠力作

她以为她这一生
会像例行公事那样度过
直到那天遇见他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9787559901111

“我救了你的猫，你难道不该对我负责？”

那片 蔚蓝色

蒋牧童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那片蔚蓝色 / 蒋牧童著. --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9.5
ISBN 978-7-5594-3564-4

I . ①那… II . ①蒋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64470 号

那片蔚蓝色

蒋牧童 著

责任编辑 张 倩 王 青

特约编辑 丐小亥 八 柚

装帧设计 殷舍 InChia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网 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 10

字 数 269 千字

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,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94-3564-4

定 价 38.00 元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第一章
你怎么这么能惹事儿 /001

第二章
不听话的都是狗崽子 /023

第三章
你笑起来很好看 /046

第四章
你可以不用拿我当客人 /067

第五章
就是太有感觉了啊 /091

第六章
直到那天遇见了他 /113



目 录



C O N T E N T S

第七章
以后不许招惹别人 /13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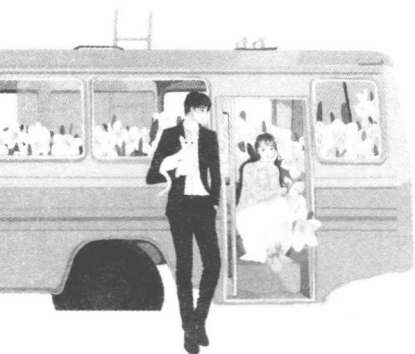
第八章
我想跟她一块儿经历 /161

第九章
我说我是你家属 -- /191 --

第十章
反正我肯定是最后一个 /223

第十一章
可以亲吻新娘了 /262

番外
不枉此生 /305



★ ★ ★

第一章

你怎么这么能惹事儿



冬日的北京，外面冷得萧瑟。工作室外墙被改成一整片玻璃窗，窗边摆着最符合人体工学的沙发，躺上去，阳光照射进来，似乎什么烦恼都能消失殆尽。

此时工作室里很安静，没有客户。穿着浅蓝色工作服的女孩正埋头坐在前台，她低头看着今天的日程表，特别是对十点的这位客户，感觉头疼。

“叮——”电梯到了。

前台姑娘一抬头，就看见染着一头渐变色长发的少女嚼着口香糖进来了。

“陈小姐。”前台姑娘立即起身，鞠躬。

陈锦路朝她瞥了一眼，眼神轻蔑又高傲。前台姑娘没敢多话，直接把她带到最里面的办公室。米色的房门安静地关着，前台姑娘在房门上轻敲了两下，推门，请陈锦路进去。

一脸桀骜的女孩进入房间后，看到站在窗口的人，眼神还是不由得一滞。即便她已经连续来了一个月，每周都见到这个房间的主人，此刻仍忍不住生出惊艳的感觉。

窗口的人穿着浅米色高领毛衣，黑色阔腿裤，就是最简单最经典的那种打扮。只是她身材太好，特别是那细腰，被高腰阔腿裤这么一勒，顿时有种盈盈一握的感觉。

“我今天有事要提前走，你不许跟我哥告状。”陈锦路敛起眼中的羡慕，不客气地说。

蔚蓝桌子上的陈设很简单，没有相框，倒是有块透明姓名牌，牌子上写着“蔚蓝”。

真不公平。这女人长得好看不说，连名字都这么好听——蔚蓝，多有画面感。不像她这名字，锦路，俗气。

蔚蓝问她：“想喝点儿什么？”

陈锦路不耐烦地问：“我说你能换句话问吗？我来了一个月，四次，你每次第一句都是问我喝什么。”

蔚蓝安静地看着面前的人。意料之中，从陈锦路到她的咨询室开始，她就没停止过找碴。蔚蓝手指已经按在电话上，前台迅速接通，她看着陈锦路，眼神淡然：“倒一杯热可可进来。”

蔚蓝没继续看着陈锦路，她打开面前的录音笔，按照惯例，从陈锦路踏入这个房间开始，她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应该被记录下来。这是一个职业心理医生的职责。

待准备好之后，她重新抬头看着自己的这位咨询者。

陈锦路，北京某校高三学生，家境富裕，准确地说，应该是特别有钱。她父亲是某上市公司的董事长，坐拥几十亿身家。陈锦路拥有不少富家子弟该有的毛病，厌学、傲慢、缺乏自律、出言不逊、花钱如流水。

陈锦路一边敷衍着蔚蓝，一边环顾这个陈设简单又让人感觉舒服的办公室。她的目光落在角落的衣架上，上面挂着驼色毛呢大衣，还有一个黑色链条包，是香奈儿的，但不是新款。

陈锦路喜欢奢侈品，每季出新品，她都能如数家珍。于是她不屑中又有点儿同情地说：“蔚老师，你这个包太旧了，款式也老气。”

蔚蓝随着她的目光看了过去，神色淡然。

陈锦路见她眉眼不动，似乎觉得自己被轻视了。对于十八岁的叛逆少女来说，最在意的大概就是自己的话没被当回事，于是瞬间心态爆炸。她说：“我爸成天说读书、读书，可看看你，从哈佛毕业的，背的还不是个旧款包，还不如我以后直接接手我爸的生意。”

终于，在陈锦路自我吹嘘的长篇大论中，蔚蓝微微勾起嘴角，反问：“是吗？”

陈锦路回头看她，满脸不屑。蔚蓝缓缓开口：“可不管你爸爸是谁，坐在这里一个小时，就得支付我一千元酬劳。”

原本得意扬扬的陈锦路张了张嘴，随后，一张脸迅速烧成绯红色——气的。

晚上六点准时下班。蔚蓝家就在附近，她按了电梯下楼，车子开了二十分钟就到家了。

蔚蓝住的地方是个四合院，是她外公外婆留下来的，独门独院。她小时候就在这里长大，那时候周围还没这么多高楼大厦。这一处庭院就是她的天地，房前的那两棵树，一棵是她姐姐蔚然出生时外公种下的，另一棵则是蔚蓝出生时种下的。外公亲手搭的葡萄架子还在，只是葡萄藤早没了——红墙赭瓦犹在，却不见旧人。

她没什么交际，平常放假也喜欢窝在家里，偶尔回东城家里，跟父母和姐姐吃饭。所以一个晚上，她的手机都没响。直到近十二点，她快睡觉的时候，微信突然有消息进来。

她打开微信，看到陈锦路给她发了好几张照片过来，背景要么昏暗，要么充满各种炫目灯光，显然是在酒吧。这么昏暗的灯光下，镜头里两个人虽面容有些模糊，却还是认得出。

男人叫周西泽，是她的未婚夫。

手机再次振动，陈锦路又发了消息，这次是微信小视频。明知道陈锦路是刻意的，发来的也必定跟周西泽有关，蔚蓝还是伸手点开，嘈杂的背景音乐在安静的房间里无限放大，五光十色的灯光不断变幻，镜头里两个人的浓情蜜意怎么都挡不住。

穿着白色毛衣裙的女孩伸手揽住周西泽的脖子，在他脸颊上亲了下，周西泽轻笑了下，伸手扣住她的头对着她的唇吻了下去。

几秒的视频，证据确凿。这位刚送了她求婚钻戒的男人，出轨了。

蔚蓝盯着手机看了一会儿，对这件事，她并不意外。她把手机扔在床上，起身去给自己倒了一杯水。五分钟后，手机再次响起。

“你是不是很好奇我现在在哪个酒吧？”陈锦路大大咧咧的声音中透着一股恶作剧的得意。她给蔚蓝发这种照片，绝不是出于善意的提醒，更多的是想看到蔚蓝的失态和窘迫，以至于蔚蓝没有回复消息，她就迫不及待地打来电话。

蔚蓝了解她的性格，知道如果不按照她的意思来，今晚必定会被骚扰得不堪忍受，于是配合地“嗯”了一声。陈锦路果然笑得更开心，她说：“你是不是很好奇我怎么会认识你未婚夫的，我告诉你……”

“你们在哪儿？”蔚蓝打断她接下来的长篇大论。

蔚蓝的打断不仅没让陈锦路生气，反而惹得她笑得更开心，陈锦路说：“我们在皇后酒吧。”她还很贴心地告诉蔚蓝酒吧在哪个区哪条路上，就差说出那句：赶紧来捉奸吧。

蔚蓝听完准备挂断，电话那头却传来一声“咦”，陈锦路轻如飘烟般的声音响起：“我好像看到宋沉了。”

这句话让蔚蓝眉头微蹙，待要再问时，对面已经挂断电话。

初冬的北京冷得人瑟缩，蔚蓝穿着米白色大衣，拿着包从家里出来，很快走到车上。这会儿是深夜，路上车流不多。蔚蓝的车开得很快，半个小时就到了酒吧。待电梯门打开，明明还有很长的走廊，可嘈杂的音乐声已经铺天盖地。

蔚蓝拿出手机给陈锦路打电话，打了三次，都是无人接听。她在酒吧里找了一圈，陈锦路没看见，倒是先见到了周西泽。他正端着酒杯，身边坐着朋友，两人正在说话。

没一会儿，穿着短裙的女孩走了过来，挤到周西泽怀中坐下。周西泽一只手抱着她，一只手端着酒杯，洒脱、肆意，和跟她在一起时内敛、温柔的模样完全不同。

蔚蓝站在原地看了一会儿后想起正事，刚转身，就看见站在她身边咬牙切齿的陈锦路，她渐变色的长发在酒吧的灯光下越发显得张牙舞爪。

“你还不上去打他们，这对狗东西！”陈锦路咬牙，比她还生气。

蔚蓝皱眉，想起之前她在电话里最后说的那句话，低声问：“你没事吧？”

陈锦路眨眼：“我能有什么事情？”

蔚蓝表情缓和了些，点头：“既然你没事的话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”

回去？陈锦路撇头看她，以为自己听错了。可是蔚蓝已经转身走了。陈锦路拉住她，指着身后说：“你男朋友出轨，你都不管的？你还是不是女人啊？”

蔚蓝停住脚步看着陈锦路，淡然道：“很显然，我是啊。”

陈锦路蒙了，面前的蔚蓝太淡然了。从遇到她开始，她就平静得像一片湖，不管投进什么，似乎都激不起涟漪。就连现在，面对未婚夫出轨，她居然也能这么泰然自若。

“碰到这种情况，你就该拿酒瓶子砸烂这对贱人的脑袋。”正巧有服务员端着托盘从他们身边路过，陈锦路直接拿过酒瓶塞到她手里。

蔚蓝微讪，有些哭笑不得。倒是一直喝酒的周西泽抬头看到了蔚蓝，原本坐在他腿上、捏着草莓准备喂给他的女孩儿一下子就被他推到了沙发上。

周西泽过来的时候，蔚蓝正准备把酒瓶还给服务员。一抬头，她就见周西泽已经站在她面前，满脸窘迫。他憋了半天，开口问：“蔚蓝，你怎么在这里？”

蔚蓝有些头疼地看着周围，半夜里警局也并不消停。大概是因为这个警局管理的辖区内酒吧多，闹事的不止一个两个，这会儿还有人在骂骂咧咧，很不服气的模样。

刚刚酒吧里有人打架，警察接到电话后到场。至于她为什么也会被带到这里——她抬头望着不远处的周西泽，他的头发都被红酒浸得湿透了。

“你们两个是情侣？”警察过来问蔚蓝。

陈锦路为了让警察抓走周西泽，夸大其词，愣是把周西泽描述成在酒吧里搭油的流氓。

周西泽看向蔚蓝，忍不住起身走了过来，说道：“有什么事情我们回家再说，何必让外人看了笑话。”说完，他恶狠狠地瞪了一眼正靠着墙壁的陈锦路。

蔚蓝伸出手拂开他伸过来的手掌，眉眼间透着冷漠。

周西泽自知理亏，可再多的话也不好当着这么多的人面说。恰好此时，警察问道：“哪位叫蔚蓝？”

蔚蓝抬头，只见对面模样清秀的警察看着她笑得开心：“嫂子，您放心，焯哥正在过来接你的路上，有什么委屈，您先跟我说。”

嫂子？焯哥？

不管是周西泽还是刚才问话的警察都是一脸蒙，最后还是站在角落里的陈锦路笑了出来，说道：“可以啊，蔚老师。”

蔚蓝看着周西泽变幻的脸色，便知他大概是相信了，只是她确实不认识什么焯哥。

跟着周西泽一起过来的女孩儿听到这句话乐开了花，嘴角不自觉地上扬。女孩儿叫任颜，是周西泽合作公司的实习生，年轻、漂亮，野心勃勃，而周西泽这样的钻石股，即便不是单身，依旧挡不住前赴后继追求的人。

至于任颜凭借什么成功拿下周西泽——一个是惹人怜爱又穷途末路的女大学生，一个是成功男人，这两人演绎的不就是王子和灰姑娘的故事？蔚蓝并不奇怪周西泽会喜欢这样的姑娘。男人都有种奇怪的保护欲，似乎身边的女人都该柔软、纤弱、不堪一击，只要外面稍微风吹草动，就要躲进他们宽阔的胸怀里。

在蔚蓝这里，周西泽的保护欲无处释放。

蔚蓝是个冷淡的人，相比于建立亲密的关系，她更擅长的是独处。这也是为什么她在北京拥有家人和男朋友，却生活得像个孤家寡人。

更何况，她的职业是心理医生，别人总觉得心理医生拥有能看透人心的能力。蔚蓝确实能迅速地看穿一个人，但这种感觉有时候会让人心生疲倦，她并没有想要了解每个人的欲望。

周西泽终于忍不住上前拉蔚蓝的手，问道：“小蓝，他是不是认错了？什么嫂子，什么焯哥，我相信你不是这样的人。”

“在今天之前，我也确实不知道你是这样的人。”蔚蓝看着他，淡淡地说。

他们两人虽然是家里安排相亲认识的，但是周西泽当初确实是喜欢蔚蓝的。他第一次见到她时正下着雨，眉眼如画的姑娘安静地坐在

窗口，明明是在北京，那一刻他却像看见了水墨画般美好的江南。周西泽如家里期待的那样，开始认真地追求蔚蓝，半年后，蔚蓝终于同意跟他在一起。

周西泽放低姿态，轻声说：“蔚蓝，对不起，我真是一时糊涂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，我以后一定不会让你受委屈。你知道我的身份，像这种女人每天不知道要扑上来多少，我心里真的就只有你一个。”

别说任颜了，一旁的陈锦路早就看不惯他的臭德行，骂道：“放屁，男人的话要能相信，母猪都能上树了。蔚老师，你要是就这么原谅他的话，我就要去消费者协会告你乱收费了。”

月薪一千元的心理医生要是连这种鬼话也信……可不就是乱收费。

蔚蓝抬起头看向他，认真地问：“如果我也这样逢场作戏，你会原谅我吗？”

别说正跳脚骂人的陈锦路，连旁边一直没插上话的警察都笑了。

周西泽张张嘴，没说出话来。

蔚蓝看着他，不禁冷笑。她极少动怒，可周西泽的虚伪让她厌恶。

倒是先前叫“嫂子”的小警察听了半天，一头雾水。听着对话，这两人倒像是有关系的，可焯哥那边又是什么情况？难不成焯哥当第三者插足？呸呸呸，小警察在心底唾弃自己，就算焯哥和这个大美女有什么关系，那也肯定是大美女弃暗投明，毕竟对面这男的太渣了。

在警察局工作的人，遇到的奇葩事可多了，什么街头原配殴打小三，酒店捉奸，甚至差点儿闹到跳楼，对他们而言，都不是新鲜事儿。眼前这位美人是斯文人，就算抓着了，也比看别人家的事情还要淡定。小警察也算看出来了，她更多的是不在意。

他正分析着，就听蔚蓝淡然开口：“戒指我没戴，明天会派人送给你，结束吧。”蔚蓝甚至连分手两个字，都吝啬给他。

周西泽知道蔚蓝性格冷淡，却没想到她如此冷漠。他不禁气急败坏地道：“蔚蓝，就为了这点儿事情，你要跟我分手？你知不知道咱

们两家的关系，你爸妈怎么可能允许？”

蔚蓝不想再和他在这种事情上纠缠，转身准备出去。周西泽见她想走，立即按住她的肩膀，低声怒道：“你也太绝情点儿了吧，你以为你身边的男人都深情不渝？你看看咱们这个圈子，有谁只有一个女人的。”

一声惨叫后，周西泽不敢相信地看着蔚蓝。蔚蓝正抓着他的手往后掰，顿时钻心的痛感袭来，一瞬间他的冷汗都出来了。好在蔚蓝没打算在这儿和他动手，给了警告后便松开了手。

这次，周西泽没敢跟上来。

蔚蓝来到警局外面的走廊，头顶亮堂的白炽灯照亮周围方寸之地。凌晨的北京特别冷，呼出的气体在空气中凝结成白雾，犹如烟圈，瞬间又飘散在夜色中。

夜色中，男人的身影出现得有点儿突兀，走近时，蔚蓝才抬头看到他。他穿着一身黑色，仿佛要融在这夜幕中，因为微低着头，只看得见他短而漆黑的头发，有些凌乱，却很有型。

“知道，为这点儿事情，你已经打了两个电话了。”他正在打电话，声音低沉，即便口吻有些不耐烦，却很好听。待走到台阶处，男人终于挂断电话，抬起头。

蔚蓝和他四目相对，这次，她看清楚了来人的长相。

来人模样俊朗英气，漆黑短发下是一张窄脸，棱角分明。一双眼睛在夜色中亮得犀利，鼻梁高挺，不知是不是因为刚打完电话，那双薄唇噙着一抹玩世不恭的笑，痞气张扬。

男人一步步踏上台阶，剩下最后一层的时候，脚步顿住，他的眼睛盯着蔚蓝。

蔚蓝也没说话，安静地看着他，明明是并不相识的两个人，却注视着对方。

很快，一片脚步声打破了这安静的场面。先前的小警察看见男人后惊喜地说：“焯老大，你来了啊，我打了你好几个电话，都是正在

通话中。”

见男人的眼睛盯着蔚蓝，小警察不由得嘿嘿一笑，像是要讨赏一样说道：“嫂子在我这里连根头发丝都没被别人碰到，你就放心吧。”

嫂子……

秦陆焯看向廊下的人，想起刚才电话中好友的交代，进了警局都不需要问，最漂亮那个肯定就是。此时，她就站在警局走廊上，白炽灯照在她身上，倒是真的……如斯美人，清冷如霜。

秦陆焯伸手拍在姜晨的脑袋上，说：“别乱叫，你嫂子还不知道在哪儿呢。”

姜晨一愣，合着他搞错了？可秦陆焯是谁啊，能叫他大半夜过来接人，就算不是女朋友，也是关系非同一般吧。他在心底嘀咕的时候，秦陆焯已经向蔚蓝走了过去。

秦陆焯说：“是林纪明让我来接你的，他现在在国外。”

蔚蓝算是明白了，刚才警察问话的时候说需要家人来接。因为涉及周西泽，她没给姐姐蔚然打电话，反而是通知了表哥林纪明，不过没想到他人不在北京。

秦陆焯说完，转头问道：“这边没事了吧？”

姜晨立即说：“本来也没什么事，打架的不是他们，录个笔录就能走了。”

秦陆焯点头：“既然没事了，走吧，我送你回家。”他不是多管闲事的人，不过既然接了朋友的嘱托，自然送佛送到西，干脆把人送回家，省得再出别的幺蛾子。

蔚蓝回头看了一眼，姜晨见状立即说：“你是不是担心你的朋友，要不我把她叫出来？”

结果陈锦路出来的时候，周西泽也跟着出来了。他见到蔚蓝身边的男人，先是一愣，随后是一脸惊讶。作为男人，看别的男人的眼神总是带着轻视，可在看见秦陆焯的一瞬间，周西泽明白，这不是他能轻视的人。这人松松垮垮地站在那里，看着带些痞气，实则格外凌厉。

他心底疑惑再生，大半夜的愿意过来接人，怎么看都不像简单的关系。

于是他看向蔚蓝，咬牙道：“你够可以啊，蔚蓝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平时跟我装贞洁烈女，我碰你一下都要退避三尺。现在看来，你也没干净到哪儿去。”

蔚蓝见他这模样，面无表情地往后退了一步，似乎连他靠近都是一种玷污。

周西泽被她的举动激怒了，伸手刚想拉他，却被旁边的男人跨步挡在了面前。秦陆焯垂眸看着他的手掌，一只手插在兜里，神色轻蔑地道：“想干吗？打女人？”

周西泽在气势上生生被压了一头，他怒道：“狗男女。”

这句话倒是骂得秦陆焯笑了，身上那股子痞气更掩不住，他往前迈了一步，周西泽后退了一步。秦陆焯抬起手臂，周西泽有些底气不足地问道：“这里是警局，你想干吗？”

谁知男人只是指了指旁边灯火通明的大厅，说道：“你是觉得我没进过这地方？”

蔚蓝看着夜色中周西泽匆匆离开的背影，有种第一次认识他的感觉，印象中的温文尔雅全然不见——是真没用。

陈锦路笑得前仰后合，指着周西泽，大声嘲笑道：“我还以为他多牛呢，人家亮亮拳头就把他吓成这样。”说完，她冲秦陆焯眨眨眼睛，格外认真地问，“大哥，你混哪儿的啊，要不留个电话吧，下次一起出来喝酒。”

秦陆焯对这种黄毛丫头没什么兴趣，听到这话眉梢微挑：“不用。”

陈锦路对于他的拒绝倒是觉得很意外，她还想再纠缠的时候，就看见自家大哥居然来了。她脸色一变，看向蔚蓝：“蔚老师，不是吧，你居然跟我哥告状。”

陈宇看着蔚蓝，满脸歉意地说：“抱歉，蔚小姐，这么晚还让你为小路的事情跑出来。”

蔚蓝微微摇头，说道：“没什么事，你把她带回去就好了。”

得知秦陆焯会送蔚蓝回去之后，陈宇也没多客气，拎着自家妹妹的耳朵就离开了。

临走的时候，姜晨依依不舍地对秦陆焯说：“焯老大，现在看见你可真不容易，什么时候出来聚聚吧。”

秦陆焯原本已经转身准备离开，又回头看了他一眼。姜晨站在警局的门口，这么晚了警局值班的人都没消停，里面不时传来吵嚷的声音，这种熟悉的闹腾，秦陆焯也许久未听到了。

他转身后，伸手朝后摆了摆：“回头有空聚吧。”

出了警局，空荡荡的马路在深夜里显得格外萧条。寒风一吹，刮在人脸上，犹如刀割般。

蔚蓝刚才是坐警车过来的，她的车还停在酒吧那边。这么晚了，她也懒得再过去开，于是跟着男人一路往前走，两人来到一辆箱式货柜车前停下。蔚蓝裹着大衣，微微低着头跟在他身后，因为没注意到他的脚步停下，差点儿撞上去，就这样，她的鼻尖还是触到他的外套，凉凉的。

“上车吧。”秦陆焯打开货柜车的驾驶座，等他坐上去之后，蔚蓝还站在路边发愣。秦陆焯把车窗降下来，手臂搁在车窗上，居高临下地看着蔚蓝，声音淡淡地说，“这车我白天还有用，所以不能打车送你。”虽然说的话是在解释，口吻里却隐含强压着的不耐烦。

显然，此刻没上车的蔚蓝在他眼里，已经成了娇滴滴的大小姐。这种人在秦陆焯这儿都有一个统一的代名词——累赘。

蔚蓝没再犹豫，走到副驾驶座旁伸手拉开车门，还没上车就闻到里面扑鼻的烟味。车内开着昏暗的灯，副驾驶座坐垫上黑漆漆的一团油渍清晰可见。

秦陆焯低头看着副驾驶座上的脏污，在心底骂了一句。下一刻，他脱掉身上的外套，铺在副驾驶座位上，嘲讽地弯了下嘴角：“抱歉，我该提前去洗个车迎驾的。”